



郭注莊子

五

外篇
天地 天道 天運

□13
3570
5



君改名

門口 13
號 3570
卷 5

莊子南華真經卷五

外篇

天地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

均於不爲而自化也

萬物雖多其治一

也

一以自得爲治

人卒雖衆其主君也

天下異心無心者主也

君原

於德而成於天

以德爲原無物不得得者自得故得而不謝所以成天

故曰

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

自然天德而已矣

任自然之運動

以道

觀言而天下之君正

無爲者自然爲君非邪也

以道觀分而君



宣妙書院藏

49
50 2605



郭象注

分類
子
129(10)

臣之義明。

各當其分則無為位上有為位下也。

以道觀能而天下之

官治。

官各當其所以能則治矣。

以道泛觀而萬物之應備。

無為也。

天下各以其無為應之。

故通於天地者德也。

萬物莫不皆得則天地通行。

於萬物者道也。

道不塞其所由則萬物自得其行矣。

上治人者事也。

使人人自得其事。

能有所藝者技也。

技者萬物之末用也。

技兼於事

事兼於義。

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

夫本末之相兼。

猶手臂之相包故一身和則百節皆適。天道順則本末俱暢。

故曰古之畜天下

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

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一無為而羣理。

用云割心去其私以入於公也

都舉。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

不可以不割心焉。

有心則累其自自然故當割而去之。

無為為之之

謂天。

不為此為而此為自為乃天道。

無為言之之謂德。

不為此言而此言自

言乃真德。

愛人利物之謂仁。

此任其性命之情也。

不同同之之謂

大。

萬物萬形各止其分不引彼以同我乃成大耳。

行不崖異之謂寬。

玄同彼我

則萬物自容故有餘。

有萬不同之謂富。

我無不同故能獨有斯萬。

故執德

之謂紀。

德者人之綱要。

德成之謂立。

非德而成者不可謂立。

循於道

之謂備。

夫道非偏物也。

不以物挫志之謂完。

內自得也。

君子明

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

心大故事無不容也。

沛乎

其為萬物逝也

德澤滂沛任萬物之自往也

若然者藏金於山

藏珠於淵

不貴難得之物

不利貨財

乃能忘我況貨財乎

不近貴富

自來寄耳心

不樂壽不衰夭

所謂

不榮通不醜窮

忘壽夭於胸中

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

皆委之萬

物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

忽然不覺榮之在身

顯則明

不顯則默

而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蛻然無所在也

夫子曰夫道淵乎

其居也濇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

聲由寂彰

故金

石有聲不考不鳴

因以喻體道者物感而後應也

萬物孰能定之

應感無方

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

任素而往耳非好通於事

或云顯則明恐註錯雜衍文

東翁曰如顯轉

杜云素逝者以素朴而往也極易言素履往南翁曰王旺也

也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

本立而知不逆

故其德廣

任素通神

而德其心之出有物採之

物採之而後出耳非先物而唱也

故形

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

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

謂王德之人

忽勃皆無心而應之貌動出無心故萬物從之斯蕩蕩矣故能存形窮生

立德明道而

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

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

若夫視聽而不寄之於寂則有闇昧而不和也

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

窮其原而後能物物

神之又神而能

精焉

極至順而後能盡妙

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

用名不時時出而左右皆能達其原太長短修遠有所不宜也

可云者然深莫問不而為轉動不滯

南華曰許由曰天下有關於一之下言者曰被衣之言

我確斯而都任皆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修遠皆彼則彼求自供而任之會其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所極而已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此寄明得真之所由使知索之而不得言用知不足以得真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與詬索之而不得也聰明與詬失真愈遠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明得真者非用心也象罔即真也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謂為吾藉王倪以要之欲因其師以要而使之許由曰殆哉圾

乎天下也齧缺之為人也聰明獻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聰明敏過人則使人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用

以求復其自然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夫過生於聽知

而又役知以禁之其過彌甚矣故曰無過在去知不在於強禁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若與之天下彼且遂方且本身而異夫以萬物為本則羣變可一而異形可同斯方

形迹也將遂使後世由已以制物則萬物乖矣方且尊知而火馳賢者當位於前則知見方且為緒且尊知而火馳尊於後奔競而火馳也

使將興後世方且為物絃將遂使後世方且四顧事役之端而物應將遂使後世指麾方且應眾宜將遂使後世不能忘

順次三卷之次第

善而利仁以方且與物化將遂使後世與物相逐而不能自得於內而

未始有恒此皆盡當時之宜也然今日受其德而夫

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其事類可可以為

眾父而不可以為眾父眾父父者所以述也治亂之率也

言非但治夫桀紂非能殺賢臣乃南乃為亂率

面之賊也田恒非能殺君乃堯觀乎華華封人曰

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

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

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

祖云族聚者心尊於

以下段削而可也然句法不能謂以暫隨於本文

曰云將不擇居數仰而身於此而無迹皆無不自然之意

武王三患即多懼事多三字何年之誤字

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

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

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物皆

得所而志定也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寄之天下夫

聖人鵲居無意而期安也而穀食仰物而足鳥行而無彰率性而動

非常也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猖狂妄行而自蹈大方也天下無道

則修德就間雖湯武之事苟順天應人未為不間也

千歲厭世去而上僊夫至人極壽命之長任窮通之變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

化故云厭世乘彼白雲至于帝鄉氣之散無不之三患莫

而上仙也

闔戶蓋同

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子。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但俾乎耕而不顧。

夫禹時三聖相承治成德備功美漸去故史籍

此希世之絕世者耕

因至泰初造化之始初也

無所載。仲尼不能問。是以雖有天下而不與焉。斯乃有而無之也。故考其時而禹為最優。計其人則雖三聖故一堯耳。時無聖人。故天下之心俄然歸故夫至公而居當者。付天下於百姓。取與之非已。故失之不求。得之不辭。忽然而往。徧然而來。是以受非毀於廉節之士。而名列於三王。未足恠也。莊子因斯以明堯之弊。弊起於堯。而釁成於禹。況後世之無聖乎。寄遠迹於子高。使棄而不治。將以絕聖而返一。遺知而寧極耳。其實則未聞也。夫莊子之言。不可以一塗詰。或以黃帝之迹。禿堯舜之歷。豈獨貴堯而賤禹哉。故當遺其泰初有無無有無。所寄而錄其絕聖棄知之意焉。泰初有無無有無。名無有故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一者有之初至。無所名。一之所起。起於至一。非起於未有物理之形耳。夫一之所起。起於至一。非起於無也。然莊子之所以屢稱無於初者。何哉。初者未知生而得生。得生之難。而猶上不資於無。下不待於知。突然而自得此生矣。又何營生於已生。以失其

造化之道動則成萬物
之未成物者動之謂之
成物者也曲或作永
劉宗註三不留則不足以
生物也言不動足以生物
不能生萬物方其留也言
不動方其動也不宜言故
能生也

因云然有心於同終非
無之合必於心之自然
身之合必於心之自然
此合於心而動也

自生物得以生謂之德夫無不能生物而云物得
哉得任其自得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
斯可謂德也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
之性夫德形性命因變立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
恒以不為同乃虛虛乃大不同於初而中道有為
而自得之則其懷中故為有物也
有物而容養合喙鳴無心於言而自
之德小矣言者合於喙鳴喙鳴合與天
地為合天地亦無其合緝緝若愚若昏坐忘而自
合之是謂玄德同乎大順順者大矣夫子問於老
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若相放效
強以不可

因云相教效法成規
也言不可四句作一氣
說言於治道之中有
不可有然今不
然則明自即今
日辨者之言有云離
白若縣寓者蓋言新
其之精也離析堅白
之字當明之至此
當時辨士之成語諸
儒失之
思累之誤南翁說
因王有首有趾其體而
人也也也無形無狀
聞也也也無形無狀
道也也也無形無狀
隱形者之難也

以用也

為而不然為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
斯矯其性情也言其
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
怵心者也執狸之狗成思獫狁之便自山林來此
皆失其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
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眾首趾猶始終也無
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言有形者善變不
並存也故善治道者不以故其動止也其死生也
自持也將順日新之化而已此言動止死生盛衰
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廢興未始有恒皆自
然而然非其所用而有治在人不在乎
然故放之而自得也主自用忘乎物忘

乎天其名爲忘已。天物皆忘非獨忘已復何所有哉忘已之人是

之謂入於天。人之所不能忘者已也。已猶忘之又奚識哉。斯乃不識不知而冥於自然。

蔣間蒞見季徹曰。魯君謂蒞也曰。請受教。辭不獲

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

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

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

之怒臂。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必服恭儉非忘儉而儉也。拔出

公忠。非忘忠而忠也。故雖無阿私。而不足。以勝矯詐之任也。

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觀臺。此皆自處高顯。若臺觀之可觀也。多物將往。將使物不止於

螳螂也

三篇三笑不出聲貌

同
帝主之於貴無所不
賤有若以若所爲人
之富貴觀之其多其少
以至於人皆悅之其
亦若衆矣此雖虛之
習非鮮之也

本性之分而矯投迹者衆。安其本步也。蔣間蒞

鬼然驚曰。蒞也。汙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

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

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

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夫志各有趣不可相效也。故因其自

搖而搖之。則雖搖而非爲也。因其自蕩而蕩之。則

雖蕩而非動也。故其賊心自滅。獨志自進。教成俗

易。悶然無迹。復性自爲。而不知若然者。豈兄堯舜

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溟滓。自貴之謂也。不肯多謝堯舜而推之爲兄也。

欲同乎德而心居矣。居者不逐於外也。心不居則德不同也。子貢南

雅字

三篇三笑不出聲貌

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
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通雅云用力也澾澾然用力甚多而見功
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
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叩而視之曰奈何曰鑿
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決湯其名爲槲
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
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
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
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夫用時之所
用者乃純備

循本云機連如湯沸

也斯人欲修純備而抱一守古失其旨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間
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
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
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
鑿乎不忘不墮則無庶幾之道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
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頃頃然不自
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
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
以爲天下一人耳謂孔子也不知復有夫人吾聞之夫

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聖人
之道即指百姓之心耳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
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
而不知其所之汙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
之心此乃聖王之道非夫人也子貢聞其假修
之說而服之未知純白者之同乎世也若
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
得其所謂警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
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
之謂風波之民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為全德子貢之迷沒於此人即若列子之心

醉於季咸也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
之術者也以其背今向古修為識其一不知其
二徒識修古抱灌之朴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
渾沌都不治也豈以外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
內為異而偏有所治哉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此真渾沌也故與世
同波而不自失則雖游於世俗且渾沌氏之術予
與汝何足以識之哉在彼為彼在此為此渾沌玄
耳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
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

疏五莊子也渾沌

林註恒平懷然
招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
招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

謂作

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皆因而任之行言自為而天下化。物使為之則不化也。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言其指麾顧盼而民各至其性也，任其自為故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率自然耳不藏是非美惡。無是非於胸中，而任之天下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共給之之為安。無自私之懷也招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

因之上神者神外而神內
之於友來於下也
亡之有身實無身也
形拘也

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德者神人迹也，故曰容願聞神人。願聞所以迹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乘光者乃無光此謂照曠。無我而任物空虛無所懷，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情盡命至，天地樂矣，事不妨樂，斯無事矣。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情復而混冥無迹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言二聖俱以亂故治之則揖讓之與用師，直是時異耳，未有勝負於其間也。赤張滿稽曰：天下均

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

均治則願各足矣復何爲計有虞氏

之德而推以爲均哉許無鬼之言是也

有虞氏之藥瘍也

天下皆患創亂故求

虞氏

禿而施髡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

色焦然聖人羞之

明治天下者非以爲榮

至德之世不尚賢

賢當其位

不使能

能者自爲非使之也

上如標枝

出物上而不自高也

民如野鹿

放而自得也

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

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

自然非由知也

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

用其自動故是故

行而無迹

主能任其自行故無迹也

事而無傳

各止其分故不傳教於彼也

修治之言孝子以藥治父之病是不能使其父無病也故爲聖人羞以爲恥而後治之

陸註曰如標枝起高而無凌下之心

因云未有虞之謂治不過曰世治之所無善而荀悅之以取媚於人耳乃今人之尊卑有虞者亦無獨見於胸中與衆人同之非吾行其惡且其世治此世然也乃至其世治則不然豈能若親在焉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

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

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

其必然邪

此直違俗而從君親故俗謂不肖耳未知至當正在何許

世俗之所

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

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

言俗不爲尊嚴於君親而從俗

俗不謂之諛明尊嚴不足以服物則服物者更在於從俗也是以聖人未嘗獨異於世必與時消息

故在皇爲皇在王爲王

謂已道人則勃然作色謂

已諛人則怫然作色

世俗遂以多同爲正故謂之道諛則作色不受而終

夫有虞之治所以不及
至仁之世者以其失性之
性也。犧樽於溝中之斷
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距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
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
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
懷中。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
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
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

因王困慢衡也

其似已也。厲惡人也。言天下皆不願為惡。及其為
惡。或迫於苛役。或迷而失性耳。然迷者
自思復而厲者自思善。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
故我無為。而天下自化。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
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距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
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
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
懷中。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
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
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

武三鳩鴉善鳴不精之鳥
借喻楊墨之有天性

因云柴柵礙也。以趣舍滑
心也。

李三曉之窮視息

則鳩鴉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且夫趣舍聲
色以柴其內。皮弁鷩冠。笏紳修以約其外。內支
盈於柴柵外。重繯繳。眈眈然在繯繳之中。而自以
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
以為得矣。

李三曉傳也。司馬云。歷指指檻也。

天道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
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此三者皆天
物之性。而無
所牽
滯也。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

李三曉云。帝道運而無所積。故
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
海內服。此三者皆天之性。而無
所牽滯也。

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

在其自爲故雖六通
四辟而無傷於靜也聖

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

善之乃靜則萬物
有時而動也

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

斯乃自得也

水靜則明燭鬢眉

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

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

夫有其具而任其自爲故所照

洞無
明不

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

之至

凡不平不至
者生於有爲

故帝王聖人休焉

未嘗動也

休則虛

虛則實實者倫矣

倫理也

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

不失其所以動

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

夫無爲也則羣

因平虛無也無上生有
故曰實有而條理昭然
也

國主命之猶愉也

才萬品各任其事而自當其責矣故曰巍
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此之謂也
無爲則

才萬品各任其事而自當其責矣故曰魏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此之謂也

無爲則

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

俞俞然從容自得之貌

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萬物之本也

尋其本皆
在不爲中

來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

臣也。以此處上帝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

素王之道也。

此皆無爲之至也。有其道爲天下所歸而無其爵者。所謂素王自貴也。

以此退居而間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

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此又其次也故退則巢許之流進則

伊望之倫也夫無爲之體大矣天下何所不爲哉故王上不爲冢宰之任則伊呂靜而司尹矣冢宰

因云此言隨所獲而皆
得也

不爲百官之所執則百官靜而御事矣百官不爲萬民之所務則萬民靜而安其業矣萬民不易彼我之所能則天下之彼我靜而自得矣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丁及昆蟲孰能有爲而成哉是故彌無爲而靜而聖動而王時行則行時止則止無爲也而尊自然爲物所尊奉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美配天者唯樸素

也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

和者也天地以無爲爲德故明其宗本則與天地無逆也所以均調天下

與人和者也夫順天所以應人也故天和至而人和盡也與人和者謂

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天樂適則人樂足矣莊子曰吾

師乎吾師乎璿萬物而不爲戾變而相繼故曰璿自璿耳非吾師之

疏本雜作離

暴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仁者兼愛之名耳無愛故無所稱仁長於上

古而不爲壽壽者期之遠耳無期故無所稱壽覆載天地刻彫衆

形而不爲巧巧者爲之妙耳皆自爾故無所稱巧此之謂天樂忘樂而樂

足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

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

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動靜

雖殊無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常無

心一也心故王天下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

而不疲病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我心常靜則萬物之心通矣通則服不通則叛

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聖人之心所以畜天下者奚為哉天

樂而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

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餘者閒暇之謂也有為

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不足者汲汲然欲為物用也欲為物用故可得而臣

也及其為臣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

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

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

則不主。夫工人無為於刻木而有為於用斧主上無為於親事而有為於用臣臣能親事主

能用臣斧能刻木而工能用斧各當其能則天理自然非有為也若乃主代臣事則非主矣臣秉主

曰此又從多中翻出有
為非見其多之理不從虛
廢事之意正乎上而靜能
生動之旨相應林獻可
上面所言此之為臣則亦
故有但前以言此以分上
相泥不得而平言竟使
益中失其真諦阿亦何嘗
自為乎是近居君臣各有
上下不可不知也子錢任
臣馬期任力懷若見矣

用則非臣矣故各司其任則上必無為而用天下

上下咸得而無為之理至矣。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無為之言不可不察也夫

用天下者亦有用之為耳然自得此為率性而動

故謂之無為也今之為天下用者亦自得耳但居

下者親事故雖舜禹為臣猶稱有為故對上下則

君靜而臣動比古今則堯舜無為而湯武有事然

各用其性而天機玄發則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

落天地不自慮也韓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

海內不自為也。夫在上者患於不能無為而代人臣之所司使咎錄不得行其明斷

后稷不得施其播殖則羣才失其任而主上困於

役矣故冕旒垂目而付之天下天下皆得其自為

斯乃無為而無不為者也故上下皆無為矣天不

但上之無為則用下下之無為則自用也天不

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所謂自爾帝王無爲而

天下功功自彼成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

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同乎天地之無爲也此乘天地馳

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

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

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形名比詳治之

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

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

動然後從之者也夫精神心術者五末之本也任自然運動則五事之末不振而

王其可受乎

林氏題也詳義

目三有焉子事與不可
美必以多爲者主之能先
也

自舉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所以先者本也君

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

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

也故聖人取象焉言此先後雖是人事然皆在天至理中來非聖人之所作也

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

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

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明夫尊卑先後

之序固有物之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

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言非但人倫所尚也語道而非其序者

林氏題也詳義

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所以取道是為有序也。

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天者自然也，自然既

明則物得其道也。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物得其道而和理自適也。仁

義已明，而分守次之。理適而不失其分也。分守已明，而形名

次之。得分而物物之名各當其形也。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無所復改

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物各自任，則罪責除也。原省已明，而

是非次之。各以得性為是，失性為非。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

者失得之報也，夫至治之道本在於天而未極於斯。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

貴賤履位。言各當其才也。仁賢不肖襲情。各自行其所能之情。必分

曰：此下三章皆實也。

此三章皆實也。

其能。無相易業。必由其名。各當其實，故由名而實不濫也。以此事上以

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

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

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

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自先明天以下至形名而五，至賞罰

而九，此自然先後之序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

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

也。安能治人？治人者必順序。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

之具，非知治之道。治道先明天，不為棄賞罰也，但當不失其先後之序耳。可

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

夫用天下者，必大通順序之道。

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

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寄此事於羣才，斯乃

畜下也。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

不敖無告。」

無告者，所謂窮民也。

恒加恩也。

苦死者，嘉孺

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

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

與天合德，則雖

出而靜。

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

施矣。」

此皆不爲而自然也。

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

自嫌有事。

子天

曰：微藏周之藏名

聖人曰：子天者，言其天也。易春秋之經，又外此。合而十二也。一說易上七經，亦十卷，而十二又二卷。有思善之中，其說者語，有在而老子運此也。

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微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緒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子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

陳註物性論曰此仁義之情也

何云意欲曰言未言也此言去道遠也

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

此常人之所謂仁義者也故寄

孔老以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

夫至

仁者無愛無私焉乃私也

世所謂無私者釋已而愛人夫愛人者欲人之

愛已此乃甚私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

非忘公而公也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

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

皆已自足

夫子亦放德而

行循道而趨已至矣

不待於兼愛也

又何偈偈乎揭仁義

若擊鼓而求亡子焉

無由得之

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至事

而愛當義而止斯忘仁義者也常念之則亂真矣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

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

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

鼠壤有餘蔬

言其不而棄殊不仁也

無近思故曰棄

生熟不盡於前

至足

惜物也而積歛無崖

萬物歸懷來者受之不立界畔也

老子漠然不

應

不以其言槩意

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

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

自怪刺譏之心所以壞也

老子曰夫巧

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

脫過去也

昔者子呼我牛

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

隨物所名

苟有其實

人與之名而弗受

有實故不以毀譽經心也

再受其殃

一毀一譽若受

此言去道遠也

此言去道遠也

之於心則名實俱累斯所以再受其殃也吾服也恒服服者容行之謂也不以毀譽自變其容殃故能不吾非以服有服有為為之則不能恒服士成綺鴈

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

然進趨不而目衝然衝出之貌而顙顙然高露發之貌而口

闕然慮器之貌而狀義然踈政自持之貌似繫馬而止也志在奔馳

動而持不能自發也機趣舍速也察而審明是非也知巧而

覩於泰泰者多於本性之謂也凡以為不信凡此十事

以為不信性命而蕩夫邊竟有人焉其名為竊亦知

汝所行非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

筆筆衝突目而視也類
類中央廣而兩頭細也

因云操柄而不照其心蓋
知其有假有真也

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

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

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用世故不患其大也天下奮攘而

不與之偕靜而順之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任真而極直往也

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

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進道賓禮樂以情性為

主至人之心有所定矣定於無為也世之所貴道者書

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

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

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其貴恒在

意言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

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

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得彼情唯忘言遺書者耳則知

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此絕學去尚之意也桓公

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

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爲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

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

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

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

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

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

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

行年七十而老斲輪。此言物各有性。教學之無益也。古之人與其

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

夫。當古之事已滅於古矣。雖或傳之。豈能使古在。今哉。古不在今。今事已變。故絕學任性。與時變。

化而後至焉。

天運

以言之。

必言之於忘仁忘孝之地。然後至矣。

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

孝之言也。

凡名生於不及者。故過仁孝之名。而涉乎無名之境。然後至焉。

夫南行

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

南行。仁愛以言之。故郢雖見。而愈遠。冥山。仁孝雖彰。而愈非至理也。

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

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

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

夫至仁者。百節皆適。則終日不

自識也。聖人在上。非有為也。恣之使各自得而已。耳。自得其為。則衆務自適。羣生自足。天下安得不各自忘我哉。各自忘矣。主其安在乎。斯所謂兼忘也。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

遺堯舜。然後堯舜之德全耳。若係之在心。則非自得也。

利澤施於萬世。天下

莫知也。

泯然常適。

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

失於江湖。乃思濡沫。

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

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

并者。除棄之謂也。夫貴在於身。身猶

忘之。況國爵乎。斯貴之至也。

至富國財并焉。

至富者。自足而已。故除天下之財也。

至願名譽并焉。

所至願者。適也。得適而仁孝之名都去矣。

是以道不渝。

去華取實故也。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

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

默默。乃不自得。

不自得。坐忘之謂也。

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

郭晉卿曰。帝如字。

微一作

之以人微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由此觀之

則清濁高下是而節

知夫至樂者非音聲之謂也必先順乎天應乎人得於心而適於性然後發之以聲奏之以曲耳故

則天樂中亦有四時萬物

咸池之樂必待黃帝之化而後成焉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

則至樂全

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自然律呂以滿天地之間但當

順而不奪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因其自作而其卒無尾其始無首運轉無極一死一生一償一起所

下懼字

常無窮以變化為常則無窮也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初聞

無窮之變不能待之以一故懼然悚聽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

以日月之明所謂用天之道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

化齊一不主故常齊一於變化故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阮滿

阮至樂之道無不周也塗郤守神塞其兌也以物為量大制不割其聲

揮綽所謂闡諸其名高明名當其實則高明也是故鬼神守其幽

不離其所日月星辰行其紀不失其度吾止之於有窮常在極上

也流之於無止隨變而往也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

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故闢然恣使化去儻然

立於四虛之道弘敞無偏之謂倚於槁梧而吟無所復目為也

因云塗郤守神就人言以物為量說物言

其所

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齊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廢棄之物。於時無用。則更致他妖也。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邪。此皆絕聖棄知之意耳。無所稍嫌也。夫先王典禮。所以適時用也。時過而不棄。卽爲民妖。所以興矯。效之端也。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

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斷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心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時移世異。禮亦宜變。故因物而無所係焉。斯不勞而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期於合時宜。應治體而已。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相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

度者應時而變者也。

彼以為美而此或以為惡故當應時而變然後皆適也。

今取王獫狁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齟齬挽裂盡去

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獫狁之異乎周公也故西

施病心而贖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

心而贖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

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贖而不知贖之

所以美。

況夫禮義當其時而用之則西施也時過而不棄則醜人也。

惜乎而夫

子其窮哉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

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

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

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

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

此皆寄孔老以明絕學之義也。

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

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

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

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

中無主而不止。

心中無受道之質則雖聞道而過去也。

外無正而不

行。

中無主則外物亦無正已者也故未嘗通也。

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

人不出由中出者聖人之道也由外入者無主於

中聖人不隱由外入者假學以成性者也雖由假

則無以藏名公器也夫名者天下不可多取矯飾

聖道也多取者也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猶傳止可以

一宿而不可久處觀而多責夫仁義者人之性也

也故游寄而過去則冥若無滯而係於古之至人

假道於仁託宿於義隨時而變以遊逍遙之墟食

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爲也有爲則

苟簡易養也且從其簡不貸無出也不貸者不損

古者謂是采真之遊遊而任之則真采也以富爲

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

能與人柄天下未有以所非自累者而各沒命於

之圃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舍之悲者操之而一無

所鑒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言其知進

則性命喪矣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

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

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守故不變孔子見老

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穰眯目則天地四方易

因三至人有采真之遊則
以權之操舍爲心之定也
故用權也八者正之器也
所以爲正者此也

則聖人天門弗開矣
有也

口義三惜然也

疏云建華德於用也

位矣。蚊虻嗜膚，則通昔不寢矣。

外物加之雖小，而傷性已大也。夫

仁義憊然，乃憤吾心，亂其大焉。

尚之以加，其性故亂。吾子使

天下無失其朴。

質全而仁義著

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

立矣。

風自動而依之，德自立而秉之，斯易持易行之道也。

又奚傑然若負建

鼓而求亡子者邪？

言夫揭仁義以趨道德之鄉，其猶揭鼓而求逃者，無由得也。

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

自然各已足

黑白之

朴，不足以爲辯。

俱自然耳，無所偏尚。

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

夫至足者忘名譽，忘名譽乃廣耳。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

濡以沫。

言仁義之譽，皆生於不足。

不若相忘於江湖。

斯乃忘仁而仁者也。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

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

成體，散而成章。

謂老聃能變化

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

言其

因御無方，自然已足。

予口張而不能噤，予又何規老聃哉？子

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

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

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子年運而往矣。子將

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

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

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楚楚然立不安子貢本謂

老子獨絕三王故欲同三王於五帝耳今又見老子通毀五帝上及三皇則失其所以為談矣孔

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

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

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

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

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所以迹者真性

也夫任物之真性者其迹則六經也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

所出而迹豈履哉況今之人事則以自然為履六經為迹夫白鵲之

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

風而化鵲以眸子相視蟲以鳴聲相應俱不待合而便生子故曰風化類自為雌

雄故風化夫同類之雌雄各自有以相感相感之異不可勝極苟得其類其化不難故乃

有遙感而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

壅故至人皆順而通之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雖化者無方而皆可也

失焉者無自而可所在皆不可也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

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傳沫細要者化言物之自然各有性也

有弟而兄啼言人之性舍長久而視幼故啼也久矣夫丘不與化為

疏云鶴經巢內安尾而表陰陽並木樗味而為牝牡蜂取桑蟲而為子

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

夫與化爲人者任其自化者也若繇六經以說

則疏也

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莊子南華真經卷五

